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新 世 纪 小 说 大 系

武侠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姚晓雷

黄 李 华 方 萧 杨 子 王 小 伊 步 王 江 踏
玉 亮 发 白 拂 叛 菜 乃 楸 人 非 晴 南 雪
手 亮 生 羽 拂 叛 菜 飞 楸 恨 烟 川 南 雪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 主编 ·
陈思和

武侠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姚晓雷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 武侠卷/姚晓雷编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1-4953-7

I. ①新… II. ①姚… III. ①侠义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724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出品人: 陈 征

统 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钱 祯

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

武 侠 卷

姚晓雷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2 插页 2 字数 38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53-7/I · 3883 定价: 4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陈思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邀约我主编一套《新世纪小说大系》，经过我们同人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套九卷近三百万字的小说选集，时间期限为 2001 年到 2010 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容分为记忆（张新颖编）、乡土（李丹梦编）、生态（王光东编）、都市（王宏图编）、底层（黄平编）、科幻（严锋、宋明炜编）、奇玄（潘海天编）、武侠（姚晓雷编）、青春（金理、李一编）九大主题，十一位编者对自己负责的主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们将心得写入了各卷序文，综合起来看是对新世纪小说做的一份继往开来的总结。但是我们希望这套系列不仅是新世纪小说成就的总览，也是我们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直面现实、拓展未来的一份思考和实践。

虽然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的标志，但是在人文心理上，“新世纪”隐喻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当我们回顾此前百年，从甲午海战辱国、维新变法失败、义和团群氓暴乱、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开始，现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屈辱与自残的苦难历程，而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种屈辱和自残的怪圈行将终结，苦难历程似乎有了转机。911 事件发生、冷战思维结束、反恐和世界主要冲突的转移、金融危机、中国进入 WTO 和经济迅速崛起，等等，都是新一轮世

纪交替时出现的令人瞠目的信息,而中国在“潜龙腾飞”的过程中造成的山崩海啸、拖泥带水、沉渣泛起的滚滚乱象,又给未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方生未死的大时代里,我们的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不仅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大时代的积极思考和深切感受。

新世纪小说创作是携带着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阴影走过来的。90年代“无名”的文化特征深深楔入了新世纪的精神领域,并且更加普遍和深化。所谓“无名”状态,是指文化上出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而某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共名”的主题早已经拢不住民族精神走向,在文学上便显现出更加散漫混乱而又丰富复杂的景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小说价值观的多元并存,也体现在不同文类的多元并存,在各自的地盘上大领风骚。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争宠于读物市场,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竞争力:前者的高标是2000年和2012年相隔十二年高行健与莫言相继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一大批主流作家的创作井喷现象,标志“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在新环境下获得了世界性的确认;后者的证明是新媒体各类写作已成蔚然大观,网络小说中不同文类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与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说潮流竟有了暗暗对接的奇观。现在还不能说,主流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汇合而产生新的小说实验和新的流派,但是,两大类小说之间观念上的鸿沟开始慢慢地缩小、有了互相吸收的可能。其实,这也是我们期待于新世纪文学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个理想促成了我们策划这套大系九大主题的动机。

大胆一些说吧,我认为新世纪小说整体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其标准当然不是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在当下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者为哪一派系的政治思想

所利用是否得力;而是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艺术表现的手法的创新上,都产生了一批风格独特的典范作品。一批持续了三十多年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们从笼罩了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下走出来,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站在民间立场上从事创作,坚持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艺术地、无伪地、血肉地描写这个大时代的一切方面,严肃反思和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个人对于历史的独立见解。这批小说艺术家的创作艺术经验亟需学术界从理论的高度给以总结,提升其创作精神,巩固其已经获得的成就。

但我们也绝不回避另外一个现实:新世纪的文学发展确实到了一个“中年危机”的阶段,现在处在瓶颈状态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凝聚了三十年创作经验和半个世纪生命体验而成就的艺术业绩;但同时也必须关注到,转型期的社会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风波以后,历史的经验被遮蔽,人文的传统发生了断层,尽管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血脉继续在传承中薪尽火传,但毕竟失去了整体性地普及致远的力量,而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白的是依凭新媒体崛起而生的大众娱乐文化。在这一方面,新媒体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影响催生了新一代文学创作及其受众,回归民间的文学在自发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似乎返回到上世纪初蓬勃萌发的晚清文学状态,原先“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前提被抽取,各类文学在民间和市场的土壤里有了自由生长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新媒体文学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教育下延续而来的主流作家的文学之间有着鸿沟、隔膜以及某种潜在对立情绪。所谓“中年危机”,也包含了代际的传承和反叛的冲突,我们认为这正是新世纪小说活力所在。两大文类之间没有根本对峙的内在理由,也

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文化传统的发展壮大是需要在其对立面的冲突、交锋与融汇过程中完成的,我们从主流文学吸取大量民间营养而从事创作的现象,从新媒体文学努力靠拢主流精英因素的现象中都可以意识到,一个新的融合和提升、进而传承而开拓的文学(小说创作)局面,将会在共同的努力下出现于未来。

鉴于此,我们策划这套大系的前提,是自觉抛弃“五四”以来划定的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我们努力避免用“高雅文学”/“娱乐文学”、“纯文学”/“俗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严肃文学”/“消遣文学”等二元对立的原则来规划和选择文学,在我们眼中,“科幻”、“奇玄”、“武侠”与“记忆”、“乡土”、“都市”只有主题之分而无轻重之分,更无正邪之分;“底层”、“生态”、“青春”与其他文类也只有主题之分并无新旧之分,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展示的文学现象,也是人们面对现实而产生的幻想、奇想和梦想。人类的任何念想都应该被人类自己尊重,只是我们对文学创作能够反映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及其思考,尤其重视。我们关注新媒体文学也许有点趋时,关注底层题材、生态题材、青春题材也许有点趋新,但从基本动机上出发,我们寻求的仍然是多元的融汇、丰富的创意和好作品的出现。

当我读完同人们精心挑选的九卷小说大系后,一种难以想象的惊喜洋溢在胸间,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图景。为了与读者分享我此刻的心情,我特意借用一点篇幅,将九卷大系入选作品的作者名单排列于下面,他们是:方方、贾平凹、宗璞、迟子建、白桦、杨显惠、阿来、严歌苓、毕飞宇、苏童、魏微、莫言、林白、阎连科、李洱、铁凝、刘醒龙、王安忆、张炜、石舒清、王新军、张学东、葛水平、李锐、李约热、王祥夫、温亚军、乔叶、红柯、孙惠芬、刘

庆邦、田耳、尤凤伟、杨争光、董立勃、周大新、范小青、刘震云、杜光辉、陈应松、叶广芩、苦金、白雪林、卢一萍、雪漠、万玛才旦、次仁罗布、尹向东、杨志军、郭雪波、孙未、姜戎、蒋子丹、郭文斌、唐颖、张生、王宏图、吴玄、陈希我、盛可以、陈家桥、潘向黎、徐则臣、须一瓜、任晓雯、走走、林那北、韩东、滕肖澜、刘恪、宁肯、格非、艾伟、曹征路、马秋芬、罗伟章、刘继明、胡学文、葛亮、朱山坡、王十月、柳文扬、何夕、刘慈欣、马伯庸、王晋康、长铗、ShakeSpace、赵海虹、陈茜、万象峰年、拉拉、江波、夏笳、陈楸帆、飞氲、韩松、七格、潘海天、骑桶人、斩鞍、AK·冯·林檎、焚狐、文舟、揽云生、杨贵福、本少爷、楚惜刀、雷文、醍醐、徐来、丽端、cCOMMANDO、骆灵左、Bruceyew、白亚、舒飞廉、李多、今何在、萧鼎、树下野狐、沧月、南派三叔、阿越、碎石、踏雪、江南、王晴川、步非烟、伊人无恨、小椋、王乃飞、子菜、杨叛、萧拂、方白羽、华发生、李亮、黄海涛、孙晓、风歌、王松、榛子、凌可新、姚鄂梅、薛舒、鲁敏、傅爱毛、路内、张悦然、徐敏霞、秦贵兵、苏瓷瓷、甫跃辉、张怡微、叶弥、夜X、韩寒。

无论是哪一类读者，面对这份名单大约都会有一种半生半熟的感觉，你可能对一类名字的创作很熟悉，但是对另外一类的名字完全感到陌生。如今我们把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视为一个完整的小说家方阵，勾勒了新世纪初中国小说作家的新阵容和新面貌。虽然与全国小说创作的所有作家相比，他们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也打破了以往单调片面的格局，让我们看到了大海般的波澜壮阔和无限丰富。

也许，我们在努力营造一个小说乌托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这个方向下努力寻求——2008年，我们在复旦大学举办了著名学者范伯群教授学术思想的研讨会，围绕范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深入讨论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2010年,复旦大学再次举办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国际研讨会,特别设立了一个议题:“断裂的美学:新世纪文学十年”,邀请了科幻作家韩松、飞氲,惊悚小说作家蔡骏,打工文学诗人郑小琼、80后女作家张悦然等进行专场讨论;现在我们编出《新世纪小说大系》,是这一系列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入文学创作现场所做的探索工作。只要觉得这项工作有意义,我们还将探索下去,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将与作家们一起,书写当代,开创未来。

2013年3月15日

走向新时代的悄然转身抑或与时俱进

姚晓雷

以往的文学史秩序中,武侠小说向来难登大雅之堂,能在不动摇整体格局前提下为个别优秀作家挣得一个附属地位已属不易;而在陈思和先生所主编的这一套新世纪小说大系里,专列一卷武侠小说,将它完全放到了和其他文学类型并驾齐驱的位置上,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创新。承蒙陈思和老师信任,让我负责《新世纪小说大系·武侠小说卷》的编选工作。自己对武侠小说一向颇为爱好,早在当初做博士论文时候曾一度有以之为选题的想法,并准备了一些资料,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但之后始终保留着一个爱好者和关注者的身份。不过不无冒昧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之后,才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新世纪尽管才只有短短十年左右时间,但从实际情况看,这十年武侠小说的整体生态与发展状况却非常复杂。接触的越多,越感到这项工作的棘手,这里恐怕尚不只是“身在此山中”造成的难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惑,还因为不断发现有许多新的东西在超越自己固有的认知惯性。事到如今,再临阵脱逃已不好意思,只有硬着头皮知难而上了。这本书的选编过程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所幸的是,尽管不一定很准确,在接触各

种资料及作品的过程中,新世纪武侠小说的身影在我面前总算逐渐由朦胧到清晰、由虚浮到丰满起来。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汲取着新时代的各种养分,也汲取着这个时代精神深层各种或明或暗的骚动之气,新世纪的武侠小说正从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定义、模式和审美诉求中脱颖而出,化茧成蝶。

一

谈新世纪的武侠小说,不妨先从“新世纪”这个名词说起。无可否认,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曾将这个名词炒得沸沸扬扬,《文艺争鸣》刊物还将其作为一个文学新现象而开辟专栏来探讨。这里提到这个名词这倒不是因为我对它有什么热衷,作为文学现象的兴衰标志本来应该是根据文学规律,不一定非得按照哪个先天规定好的时间符号对号入座;然而不管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学到底如何,我发现,具体到武侠小说这一领域,“新世纪”作为一个标志,实在是太恰到好处。是历史有意的安排也好,是无意的巧合也好,总之,武侠小说以新世纪前后为转折点,的确呈现了一种新的整体气象。

这种新气象最重要的表征无疑是大陆新武侠的崛起并占据舞台主体。熟悉武侠小说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武侠小说产生于民国时期,随着现代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兴起,一批有一定文学底子又沾染了新兴市场之气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索大众欲望消费与文学市场的结合点,他们综合传统小说里的侠义、仙道等多种文学文化元素创作了现代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被称为“旧派武侠”或“民国武侠”,作家和作品在思想观念上尚缺乏足够的现代意识洗礼而显得有些陈腐和落后,艺术上也多带有草创期的浮躁与散漫;不过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还没有后来两岸

三地的说法,也没有体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精神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分治的社会文化格局得以确立,其中大陆选择了一体化的文学发展道路,文学被紧紧捆绑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战车上,催生出一套自身的审美规范和体制,武侠小说被当作落后的东西受到批判乃至消失;香港、台湾则由于特殊的地位,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武侠小说这一形式不但得以生存下来,而且产生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大家,他们立足于时代消费心理的变迁对武侠小说这一传统形式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现代改造,使武侠小说的创作进入新的时期,港台也因之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要阵地。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尽管金庸、梁羽生的封笔以及古龙的去世,港台武侠小说的高峰虽已经过去,仍有黄易、温瑞安在观念和艺术上所做的新探索,同样也有不小的影响。大陆在进入80年代后尽管对武侠小说的观念有所调整,并在港台影响下也渐渐出现了一些自己的创作,但多是对港台武侠的效仿之作,外在形式上汲取了其武功和恩怨情仇元素,精神上却多多少少带有自身体制文化长期以来造就的种种思维镣铐,缺乏对社会历史文化及人性的多维思考和阐发。这样建国后直到上世纪末,武侠小说的创作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以港台为主导的格局。进入新世纪后,由于香港的回归以及台湾的民主化,港台经济文化都遇到了自身发展的新问题,作家及读者的注意力都有所转移,武侠小说创作遂告衰退,再也无法继续掀起新的高潮。相形之下,在中国大陆,随着进入新世纪后,以时未寒、王晴川、凤歌、小椴、沧月、沈璠璠、江南、步非烟等一批大陆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群体在武侠舞台上的华丽登场,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以我为主的新时代。

大陆新武侠的此时崛起并成为武侠舞台上的主体并非偶然。就关于武侠小说的认知而言,大陆经历了新中国前期的排斥、80年

代的欲迎还拒和90年代广泛传播,人们在新世纪对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已能普遍接受,对其所具有的内在的审美规范也有了相当的认可。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该阶段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环境也出现了非常有利于这一文学类型快速发展的契机。这种发展契机具体地说,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时代审美诉求的某些深度裂变与武侠小说这一艺术类型对之焕发出的阐发功能。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种权力主导下的市场化路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进入新世纪时尽管还面临着由体制造成的种种壁垒以及内在矛盾,但人们的生存经验与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巨大嬗变。市场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加入世贸为标志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到来,文化多元观念的渗透,资本、权力、消费、欲望、性别、竞争、效率、信息、科学、技术等要素对日常生活的主导,社会财富的扩大……种种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人们被迫裸露在由多种颜色、多种声音、多种困惑构成的生存舞台上;如何综合各种社会文化艺术元素对这一时期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心灵欲望进行阐发,难免成了文学的当务之急。又因新时代获得现实生活信息的快捷畅通,使得人们不再看重其在过去一直被强调得无以复加的文学逼真再现生活的功能,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脱离现实、荒诞不经的固有弱点在此情况下都不再成为弱点,反而在阐发表现人格自由、生命意识、人性追求等深层人类生存经验方面,比一些过于依赖具体现实经验的文学类型更灵活、更自由、更开放,因而更具有开拓和改造潜力。当然,表达载体和传播手段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也为新世纪武侠小说这一艺术类型突破传统传播媒介的封锁而急遽崛起提供了技术可能。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1997年后大陆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互联网以它平台的开放和自由、各种信息的包容性以及传播的共时性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生产和

传播的格局,使得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大众化彻底成为现实,武侠小说这一虽在民间影响极大却在大陆主流出版物中一直受歧视的文学样式也迅速在此找到了自己的生长平台。先是水准较高的武侠主题类网站先后出现和大量既有武侠作品的电子化,继之网络原创武侠作品开始出现,并在新世纪之初以巨大的影响倒逼传统文学媒介的响应,从而汇成一股强大潮流。试看这方面的一些指标性的事件:2001年武汉《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2002年郑州《武侠故事》、武汉《中华传奇·大武侠》创刊,2004年武汉《新武侠》创刊等。其中《今古传奇·武侠版》和《武侠故事》成了新世纪武侠小说的两大最主要阵地,以它们为中心,中国大陆及港台甚至海外华人(以留学生为代表)迅速融合,如大陆海外留学生江南、海外华人杨叛、金寻者,港台中坚孙晓、九把刀等都加入了其创作群体,“大陆新武侠已经不止是大陆的新武侠,而是以大陆‘70后’的一代为主体,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武侠潮流。”^①

以大陆新武侠为主体的新世纪武侠创作迄今已走过了十余年历程,这中间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肖显惠先生曾将它分为草创期(2001—2003年)、发展期(2004—2006年)、相对沉潜期(2007年后至今)三个阶段,^②属于比较符合实际的描述。然而比外部发展轨迹更值得关注的,还应该是它所整体显现的内在美学特征;该内在美学特征才是新世纪武侠小说得以同先前武侠小说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对之也有不少人有过专门探讨,如韩云波先生曾在《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一文中将它总结为一是“江湖”表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追求;二是女性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改变了武侠小说性别政治的固有格局;三是强调学养与智慧的武侠智性写作,

① 韩云波《论大陆新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肖显惠《新世纪武侠小说创作的流行与循环》,《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期。

丰富和提升了武侠小说的类型界域与文体品位;四是大陆新武侠的广域叙事,从知识立场上拓展了武侠小说的文体类型。^①韩云波先生之论的确洞见了大陆新武侠的某些特殊品格,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但概括的难免还有些失于现象化和局部化。我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综合高度看,它更属于从传统的武侠小说的模式中脱颖而出、继承和集成了这个时代各种审美元素的、以青春文化为底色、以商业消费时代的审美精神为底蕴的时代派生物。首先,它是一种具有青春文化色彩的文学现象,具有这一时期的青春文化正努力挣脱传统精英文化和体制文化的话语霸权寻求自我表达的代际特征。新世纪武侠小说的作者,大都出生在70年代、80年代,他们主要成长在改革以后的社会环境里,拥有的直接生活经验主要限于学校、家庭、职场,而对饥饿、“文革”等群体性的苦难大多只有耳闻而无切身之痛。他们在借助武侠小说寻求自我表达时,更关注的是新环境下的自我意识、个体自由以及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的人性变异之类,从而与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作者所惯常的苦难叙事、启蒙叙事乃至以深厚现实经验为依托的生活史诗叙事有所区别。其次,它尽管属于武侠小说这一范例,但它的艺术范式已经并非简单建立在对先前武侠小说的延续上,而是继承和集成了当下时代所能拥有的多种审美元素,既是面向武侠小说传统审美经验的开放,也是面向中外文学整体审美经验的开放,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气度和整合能力。其三,它的价值主体生成不可避免地接纳或浸染了我们这个时代世俗化的潮动,它这朵花是长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化精神之树上的,鲜艳是因为这个时代,颓靡也是因为这个时代。总而言之,它以自身不无坚持也不无柔软、不无真挚也不无包装、不无崇高

① 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也不无平庸、不无传奇也不无滥情的方式为当下这个时代“写心”，从而在文学史上上演了一出走向新时代悄然转身抑或与时俱进的华丽喜剧。

二

新世纪武侠小说的作者队伍众多，作品丰盛，动辄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字的长篇，如何在一个有限的选本内体现出该阶段的基本审美风貌，无疑是一个难题。选本的容量首先要求我们对那些最能体现创作实绩的长篇武侠小说忍痛割爱，而在中短篇创作范畴中认真遴选，以求能使读者窥一管而知全豹。

本书所选的小说中，我想先谈的是分别放在首末位置的踏雪的《雨中行》和黄海涛的《龙马》。踏雪是一名80后女作家，《今古传奇》武侠杂志社社长冯知明先生曾评她“文风清新，常能想常人之未想，发前人之未见，构思雅致，尤擅短篇”，2005年发表的《雨中行》便颇能体现这些特点。《雨中行》写一个“无影刀”谢晓亭露宿山神庙，遇到一名从妓院逃出的小女孩，从追捕手里将她救下，并带她一起迈入江湖。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在写江湖和侠客时脱去了传统武侠叙事中的理想化色彩，当下生活中的去英雄化的人生态度已渗透其中，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审美基调。小说中的谢晓亭救人后，面对满腔热情向往江湖和要拜自己为师的女孩，她本能地予以拒绝，因为“江湖的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而且一旦进入江湖，就一辈子回不去了”、“就算是侠客，也是要吃饭穿衣的，若是自己都不能养活，又怎能帮助别人”；最终感动于女孩的坚定而收了她做徒弟后，她要带对方到京城，竟然是为了“去卖铜锤，那里价钱比较高。”黄海涛的《龙马》是2009年发表的一篇微型小说，篇幅更短，构思也更具

匠心,写一个拥有“龙马”身份的侠客迫不及待地寻找一个替身接班好让自己能够退隐的故事,它把去英雄化的主题演绎到了一个新高度。小说一开始先极力渲染“龙马”在世人印象里的非凡:“乱世江湖中,他就是所有少年的偶像,所有少女的情人”。然而笔锋一转,人们才发现这只是个幌子,作者所要尽力凸现其实是另外一面:拥有这一名号的侠客对之的疲倦。往往不到几年,这个标志着最高的武学、最庞大的财富的“龙马”名号,竟然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它的实际拥有者最急于摆脱的重负,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传给下一代接班人,为之不惜想方设法去诱使还在憧憬期的少年来继承这一衣钵。单个地看,《雨中行》和《龙马》这两篇小说在新世纪武侠小说创作中还都比较单薄,算不上出类拔萃,在各人的作品里也不是最成熟的,但放在一起解读却别有味道:它们一写入江湖,一写出江湖,尽管在终极意义上都保留了对侠义心肠的肯定,但我们这个体制化、市场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向往英雄而又畏惧崇高、虽具热血却又对现实妥协的心态却也暴露无遗。这一入一出之间,恰好可以体现出新世纪武侠小说审美精神趋于世俗化的某些本质特征。

武侠是成人世界的童话。既然是童话,自然少不了爱情主题;新世纪的武侠小说作者们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这一主题。江南的《春风柳上原》、王晴川的《雨霖铃》以及步飞烟的《蜀道闻铃》基本上可以看做是爱情小说。江南《春风柳上原》讲给我们的是大侠客柳上原和16岁的小女孩南宫梦之间的爱情故事。柳上原和谢晓亭、龙马类似,多年的江湖生涯已经使他倦于江湖,“江湖上哪能为了讨公道天天去拼命?要是那样有哪个大侠能活过三十岁?大多数时候,还不是大家各让一步就算了”,因而在遇到不平的时候,他不再任凭热血沸腾,而是能采取妥协折中的方式就采取妥协折中的方式。偏偏他遇上的是4岁时就崇拜他的英雄风范、如今正勇敢追逐